

【雕刻时光】



老厝

■郭玮峰



【风雅闽都】

赖璇莉/图

冶山遇怀晋

■缪秀

我在福州的第一个家位于冶山边上,然而那时的冶山隐藏于钢筋水泥丛林中,常有一种寻隐者不遇的困惑。直到2018年春节,当我与娃过完春节从老家回来,夜幕中经过冶山路,居然见到一块巨型石刻“冶山春秋园”,瞬间激动不已,我知道从此再也不用那么辛苦地去寻找冶山了。

冶山位于越王山南麓,存留着唐宋至民国达官显贵、文人墨客的墨宝、诗词,形成了极具特色的“泉山摩崖石刻”。林荫蔽日,石阶曲折,在这里总能遇见一位叫王怀晋的文化名人,因其在冶山多处留下笔墨。

“未老居然署老人,千秋事业属吾身。闲随杖履征文献,邹鲁遗风振海滨。施景琛题,王怀晋书。”石刻位于六曲右侧,和陈衍题书的“观海亭”石刻并排,朝向南,楷书。王怀晋何许人也?据相关资料记载,王怀晋(1891—1945),字楚英,福建福清人。毕业于福建省立学院政法法律科,参加过北伐战争,历任广东、福建等官员。施景琛(1873—1955),字涵宇,号泉山老人,近代文化名人,祖籍长乐,后迁居福州城内泉山之麓贡院里(今中山路),是陈衍的学生,一生致力于保护文物、兴办教育、诗词创作。据相关记载,冶山摩崖石刻保护得如此完好与施景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
施景琛在福州成立过闽侯县名胜古迹古物保存会,致力保护、修缮古迹名胜,又创设闽中历史博物馆董事会、闽都古迹文化俱乐部董事会等。著有《泉山古物编》《泉山全志》《榕城泉山沿革略》等。民国时期,冶山荆棘满目、荒草丛生,施

景琛协助陈衍主持整治冶山,修复名胜古迹,并以其大哥绩宇六十寿辰为契机,邀集多位乡贤名士聚会于冶山题写石刻。

民国丙子年(1936),施景琛重修通往冶山最高峰的登山路。王怀晋则在“六曲”右侧向东留下了“登山路”榜书,落款“怀晋”。落款“怀晋”的“九曲池”榜书位于流杯渠上方,朝向东南,楷书,纵二行。施景琛在《榕城泉山沿革记略》记载:“禊游堂在将军山下,宋时建”“九曲池在将军山顶,岁上巳,郡人修禊于此”“于九曲池上增筑流觞亭”。据闽侯县名胜古迹古物保存会第一次报告(1931)记载:“九曲池闽都记云:在将军山岭岁上巳日郡人修禊。”此池为岩石凿成九曲池形,并记有“九曲池”三字,王楚卿先生书。曲水流觞这种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初年,福州城北曾有两处溪流是文人曲水流觞雅集之处,今已无迹可寻,泉山九曲池则成为福州文人雅客曲水流觞雅集的见证。

位于冶山西部的“王壇岗”也是王怀晋所书,朝向西,楷书。王壇,大概是福州名果黄皮果,又叫黄坛子、黄弹、黄炎、黄皮。福州方言“黄”“王”发音不分,“王壇”即方言中的“黄弹”,也就是黄皮果,而“王壇岗”则为古人祭祀之坛。落款“晋书”的“独秀峰”位于冶山南部,二曲右上方,“芳茗原”石刻上方,朝向南,楷书,纵二行。“晋书”即为王怀晋书。

据统计,在迄今所发现的冶山摩崖石刻中,王怀晋榜书数量仅次于施景琛、陈衍。移步换景,皆可遇见王怀晋榜书。

逛香港故宫

■鲁力

假日,我带着两个孙女去参观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。刚进一号馆,迎门摆放的玻璃柜中,挂的是清代乾隆皇帝玄扈真人龙纹龙袍。龙袍呈十字张着,仍然带着肃穆的霸气。近年来,得益于《雍正王朝》《延禧攻略》等电视剧的成功,清朝皇帝给国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,尤其是乾隆。

我对乾隆印象最深的是这个皇帝喜欢砚台。很可惜,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内展出的乾隆御砚,仅有寥寥数枚,观后有些遗憾。不过,有枚“兰亭雅集图方砚”颇为特别,这是一枚产自甘肃的宋代洮砚。当年,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曾在兰亭与众文人聚会,众人围坐在溪边,在溪中让酒杯随水流动,谁接到酒杯就要喝一杯,然后吟诗一首。这种方式叫做“流觞曲水”,是古代文人的一种雅趣。他们在这样的氛围中,畅饮吟诗,相互比诗。之后,王

羲之挥笔将经过写成闻名中外的书法名作“兰亭序”。此砚上刻的就是这个场景。砚面按兰亭溪的弯曲,将砚池环绕砚体,上面还留有几座小桥将溪流分隔,让人感觉这些文人尚在砚上饮酒作诗。此砚之构思可谓奇妙。

清代皇帝非常重视学习汉文化。正如康熙皇帝《庭训格言》所述:“凡人进德修业,事事从读书起。”仅从喜欢砚台与酷爱写诗就可以看出,乾隆对汉文化是发自内心的喜爱。正因为清王朝半主动放弃了以本民族的文化与文字为主,才使得汉文化得以保存与延续,而文化的融合,则推动了国运的昌盛繁荣。在清代,士大夫与文人雅士都喜欢汉文化,“文房四宝”更是他们心爱的之物。

我想起在长沙博物馆见到的一枚浅绿色洮砚。此砚的底部刻有:“道光壬寅夏予游华山,海珊大

令赠砚,砚外方内圆,质坚性润,易生墨而不损毫,倍珍赏之,不谬也。癸卯春俟村老人记于北庭”,右下角钤朱文“林印”。“俟村老人”为禁烟大臣林则徐晚年名号。此砚为华阴县令姜海珊所赠。林则徐携此砚前往新疆,在使用中发现此砚方便实用,发墨效果极好,成为他老年心爱之物。林则徐把此砚的来历、优点等都刻于砚背,爱砚之意跃然砚背。

当然,就政绩而言,历史上名大家对乾隆帝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。我在馆中见到一枚乾隆的印章,上刻三个字“为君难”,可见乾隆也认为这个皇帝不好做。在香港故宫也收藏了数十枚皇帝的印章,但用料皆为青玉、巴林石等稍次一点的印材。我在北京故宫看过皇帝御印,则多为产自福建的“价比黄金”的田黄石。像那枚著名的乾隆帝三联玺,就是乾隆皇帝

做太上皇时所铸,三方印被石链连在一起。乾隆的“乾隆御笔”“长春书屋”“所至惟贤”三枚印章,皆由同一块田黄石雕琢而成,现已成为国宝。

福建产的寿山石印章,早已成为历代皇家贵胄、名士雅士之最爱。南宋时,福州的寿山石矿已得到开采,经过元明清三代的发展,寿山石雕产业已然成型。明清以来,篆刻艺术的发展令福州印章艺术呈现出汉代后的又一个高峰,影响至今未衰。寿山石印章的收藏也正在此时逐步兴起,其中,田黄印章作为文房收藏的顶级藏品,深受上自帝王、下自文人的广泛青睐,而乾隆这位皇帝,则特别偏爱田黄。

【闽都新谭】



“闷葫芦”的幸福生活

■房向东

顾名思义,“闷葫芦”就是不爱说话的人。他是我的小学、中学同班同学,也是在同一大队插队的“难兄难弟”,后来一同被编入南平的一家兵工厂工作,大名邹榕平。

邹榕平退休后迁居台州,在离女儿家两公里的地方买了房子。台州有个会,我参加了。会后,他开车带着我到天台山、国清寺、仙人居、紫阳古街等地闲逛,闲叙一番。

邹榕平曾经是生产步枪枪托的木工。兵工厂歇业了,他先是到某中专学校办公室工作,后到某大国企当调度员,后来大厂成了外企,他还是调度员,一直干到退休。

从小玩到大,从顽皮孩子到退休老人,我们确实有许多话可说。他是这样一种人,看上去比较腼腆,平时基本不说话。但是,碰到极少的好朋友,就口若悬河,甚至个人隐私、家庭窘态等等,无话不谈。邹榕平说,我就是他极少的几个朋友之一。

一路上,邹榕平反复对我念叨一句话:“我感到很幸福,真的,很幸福。一生没有这么幸福过。”我们喝着收藏近二十年的五粮液,吮吸着我爱吃的炒田螺,他不时冒出“我很幸福”这句话,反复念叨,都快成了祥林嫂了。他的幸福强烈地感染着我,

以至于我不得不把老友的幸福码成文字。

他“幸福”什么呢?归纳起来有两条。

一是不少同学、同事辞世了,我们还活着。我们聊到一起插队的“小军子”,后来一起进了兵工厂。“小军子”在试枪这个岗位,试枪时,不知道谁没有把子弹退干净,误伤了他,二十岁不到就死了;我们的另一个刘同学,退休前半年走了……

同学多凋零,老友共悲秋。邹榕平说:“一想到他们,我就感到我们活着是万幸,我比他们多活的日子都是捡来的,都是老天爷的恩赐,是幸福,应该珍惜这每时每刻。”我套用一个人的话回应他:是啊,多吃一餐就是少吃一餐,多活一天就是一天一!人生蹉跎,白驹过隙,是应该隆重地感觉活着的幸福,应该珍惜余下的分分秒秒。

第二条是工作的时候压力非常大,起早贪黑,忙前忙后,经常是焦头烂额,但是现在啥事不用干,一觉睡到天大亮,工资比上班时还高!我说,上班时工资不如退休金,那是为了要缴五险一金。估计你们单位不错,缴的时候是往上靠,所以退休金比较高。他可不理会这些客观原

因,只一味地喃喃:“我很幸福,我很快乐!”能幸福,能感受到幸福,这样的人可不多啊!

邹榕平说的两条,都是生活中提取出来的观念,有点抽象,如果不是对他很熟悉的人,还可能会觉得有点唱高调。他问我一天是怎么过的,我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通。他也说了他的一天,这让我发现了他的观念之外的具体幸福。

邹榕平在大庭广众之下话很少,通常只是憨憨地笑,也可以说是傻笑吧。可是,他天生好嗓子,爱唱歌,可能因为歌唱太多,所以话变少了。退休后,每天早晨到公园找一个人少的地方唱歌。他长得帅气,看上去七分像阎维文。巧的是,他唱最多、最好的也是阎维文的歌。他参加过省电视台的“真人秀”,经过化妆,节目播出时,简直就是阎维文了。这么唱着唱着,公园里的玩伴就叫他“阎维文”。

他在社区唱歌唱出名了,后来社区组织合唱团,大家公推他担纲,或是说艺术指导吧,忙得不亦乐乎。上午是他唱歌时间,晚上是合唱团活动的自由。那么,下午他干什么呢?

因为年轻时做枪托,他掌握了一手精湛的木工手艺。他有一间8

平方米的柴火间,这成了他的“工作间”,锯子、刨子、凿子、木槌、锤子……应有尽有,还有不少电动工具。每天午休起来,他就在工作室做各种木制用品。做小矮凳,送给小区的老人;做木制手枪,送给孩子;做了好几个狗窝、猫窝,放在小区内外合适的位置,夫妻俩把剩菜剩饭带给流浪的猫狗吃。最近,他做了很多鸟窝,打算挂在小区后山的树上,说天冷了,让鸟好过冬……

做木工活,是他具体可感的实实在在的在的幸福。我们都认识另一家兵工厂的梅政委。退休后,隔三差五地到厂部问:“最近有新文件吗?”他是来看文件的。梅政委是好人,一生辛苦,一生按文件办事,但他什么兴趣都没有,退休一年多就死了。唉,可惜了。

写完以上文字,我到书房外闲逛,秋高气爽,天气晴好,微风,微冷,太阳洒满一身,似有暖流通过秃顶注入全身,我的脑袋像是太阳能充电器。于是,我和“闷葫芦”一样,感受到切实的幸福了。

【坊巷里弄】

